

日本愛努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比較認識 國際聯合學習營：大學生觀點

日本アイヌ民族と台湾原住民族比較と相識

国際連合学習合宿：大学生の観点から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Study Camp on Comparing Ainu and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Perspective of An University Student

文 | 平井理子（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班學生） 圖 | 平井理子、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2025年3月4至6日我參加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ALCD）與北海道大學先住民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國際聯合學習營，第一、二天在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中心舉行研討會，包括北海道大學的學生參加者總共13位。第三天我們前往桃園市復興區的雪霧閣部落體驗泰雅族文化，共計5位教授與10位學生參與。這項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認識日本愛努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兩者之間的異同。

北海道愛努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比較

依據憲判字第17號判決，學習營的第一天，林修澈教授介紹台灣的民族結構與台灣歷史上的民族結構。我印象深刻的是林教授提到Mandarin的起源、Formosa的起源及Holo人等等語言和民族稱謂的演

變，並討論所採用的名稱，會如何影響該族群予人的印象；比如Holo從「福佬」變成「河洛」，藉此改善汙名化的案例。因此，下課後，我跟北海道大學的學生討論，關於愛努族的漢譯有譯成「阿伊努」、「愛奴」或「愛努」的情形。由於北海道大學的學生從未思考過這件事情，所以我們熱烈地討論著。大家都對「奴」有負面的印象，但對「愛」有好的、正面的印象，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愛努」這個譯名比較適合。但後來又發現愛努人都希望他們被稱為「Utari」，這個稱呼仍需要再討論怎麼漢譯比較合適。



在國際聯合學習營，落合研一教授的「關於愛努民族的判決與政策」課程。。

稱謂對該民族的認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不僅是因為族群內在的民族特色進而產生的認同感，或是外在因素影響，特別是異民族的存在；因為出現異民族後需要互相稱呼彼此的名字，也間接提高民族認同的意識。透過林教授提出與稱



在國際聯合學習營，林修澈教授的「原住民族身分」部分課程內容部分簡報。



在國際聯合學習營，黃季平教授的「原住民族文學」課程。
(圖片來源：政大原民中心)

謂有關的議題，給了我們將日本愛努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兩者比較思考的機會。

黃季平教授介紹台灣的原住民族教育、無形文化資產。令我印象較深的是黃教授提到的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問題，比如說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的平衡、教師能力不足、史料不足及學生認知缺乏等等；對此，北海道大學的兩位教授很感興趣。他們說，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與北海道的愛努民族教育有許多的共同點。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方面，雖然在台灣的族語教育面臨不少困難，但北海道大學的教授與學生，對此卻非常驚訝，因為相較之下，對日本來說，已是既豐富又完整的族語教材了。

透過黃教授提到無形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問題，我思考文化的保存雖然相當重要，但這應該由誰來做呢？這是誰的責任？這不僅是台灣原住民族與愛努民族面臨的問題，也是每個族群、地區、家族都將共同面臨的問題。

愛努民族的文化傳承

學習營的第二天，山崎幸治教授介紹愛努民族與博物館的關係，並討論了文化傳承的方

式。我印象深刻的是複製前人的工藝品這個部分；他們不僅保存了文化，還讓工藝師重新認識自己身份認同與前人的智慧。在複製前人工藝品的影片中，工藝師說：「本來不知道複製工藝品的意義，但開始後了解前人的智慧，感覺到傳承這文化的意義和責任感。」我認為「責任感」在文化傳承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因素。此前在政大民族學系課程中有許多認識各民族文化的機會，但是從產生責任感到真正開始有所作為，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我沒想到在保存文化上，博物館與工藝的重要性這麼高，且山崎教授也提到，為了幫助感受傳承，展示方式是將複製品與原作近距離擺放比對。因此我認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的關係非常密切，博物館的角色也比想像的更多元；像山崎教授提到的那種方式，不僅為了參觀者，也為了複製工藝品的工藝師，增添了展場的設計感。

落合研一教授從世界史來說明，日本憲法上存在的愛努民族。我參加這活動的主要理由，是希望認識愛努民族。透過落合教授的演講，我對愛努民族的了解更加深刻。印象較深的是，落合教授提到愛努民族的權利問題：愛努民族遵守日本憲法的原因，是為了享有宗教



在國際聯合學習營，「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部落雪霧閣的文化體驗」課程。。



在國際聯合學習營，「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部落雪霧閣的文化體驗」課程。

和職業的自由選擇權，但愛努民族的權利並未受到保障。在日本，愛努的民族問題就是身分認同問題，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尚無法明確認定愛努民族從什麼時候開始認為自己是愛努民族。明治2年，北海道被劃為日本領土，並禁止男性戴耳飾、女性刺青等習慣，燒毀茅屋，並要求學習日語；這些政策施行的結果，是影響愛努民族語言及文化傳承。我認為了解愛努民族的歷史是接近保障權利的第一步。

參訪泰雅族雪霧閣部落

活動的第三天，我們參訪桃園市復興區的泰雅族「雪霧閣」部落。透過體驗泰雅族的共食活動，更能了解泰雅族文化與部落的團結精神。飛鼠先生和他的家人熱情的歡迎我們，飛鼠先生跟我們分享他小時候的故事、飛鼠爸爸到山上跟我們說明狩獵方式、「共食」的重要性與部落團結精神。

我印象最深的是泰雅族絕不會餓死，因為有「共食」的概念，也就是將捕獲回來的獵物與同一部落的族人共同分享，並不會只分給捕獲獵物的人。我一開始認為這樣並不公平，但透過飛鼠爸爸的故事才知道，這讓泰雅族產生

相當強大的團結精神。我們不僅學到泰雅族的飲食文化與傳統精神，還能夠欣賞部落精緻的美食饗宴。

印象深刻的是在結束雪霧閣部落活動後、啟程北返的遊覽車上，大家互相分享活動心得。我認為在雪霧閣部落的體驗活動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比較適合觀光客的活動；反思我以前參加過的布農族的射耳祭、阿美族的豐年祭等等，是為了族人而舉辦的傳統祭儀，這些傳統儀式，並不適合開放給觀光客參與。因此我認為，雪霧閣部落的活動推動觀光產業，同時跟真正的傳統儀式區分明確，主要目的是與外來者分享泰雅族的文化精神。從這次的活動中，不但讓我們認識了泰雅族，也更明確地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

透過為期三天的國際聯合學習營，讓我更加了解北海道愛努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尤其是泰雅族；並深刻思考日本與台灣兩地間的原住民族共同存在的課題。來自日本北海道大學的學生當中有日本人、台灣人、香港人和俄羅斯人，透過與他們的互動，讓我有新角度來思考問題的機會。◆